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文學

論

說文論議也文選論則析理精微

賈誼過秦

漢賈誼書第一篇言秦之過故曰過秦論大畧言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難作而七廟俱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異勢也

揚雄頌莽

漢揚雄作法言卒章稱王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論以頌莽君子病焉注云劇甚也言秦王無道之甚而美新莽之德也

忠孝論

漢許王素節毋被譖死出素節為申州刺史乾封初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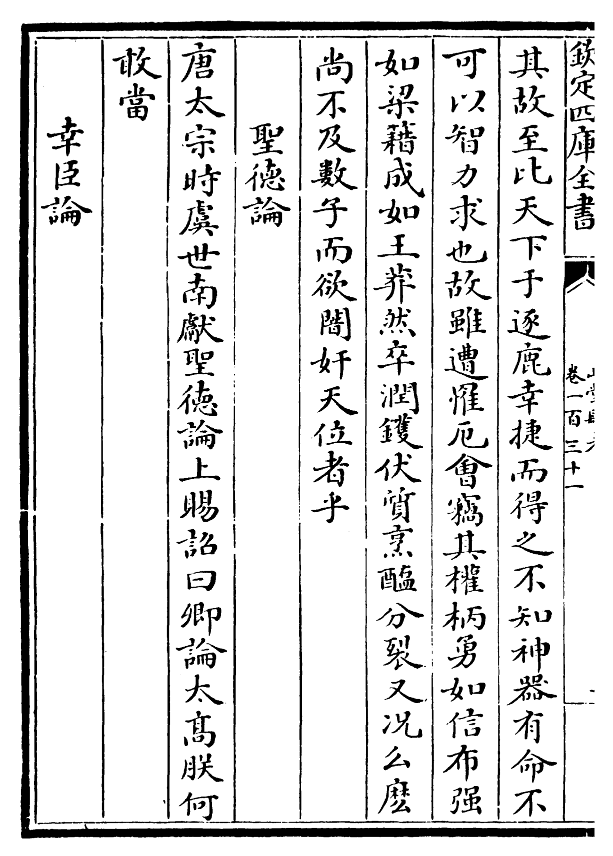
節乃著忠孝論以自明

樞機論

唐武后時大獄方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者不可勝計徐彥伯乃著樞機論以為世戒

王命論

隗囂問于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横之事復起于今乎將乘運迭興在于今日也彪乃為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



其故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

聖德論

唐太宗時虞世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太高朕何敢當

幸臣論

戰國莊辛謂楚襄遠寵幸故作此論

潛夫論

東漢王符字節信隱居不仕耿介不同于俗嘗著論三十餘篇以譏當世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

宦者傳論

東漢范蔚宗作略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闥苴茅分虎南面

臣民者蓋以千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半過于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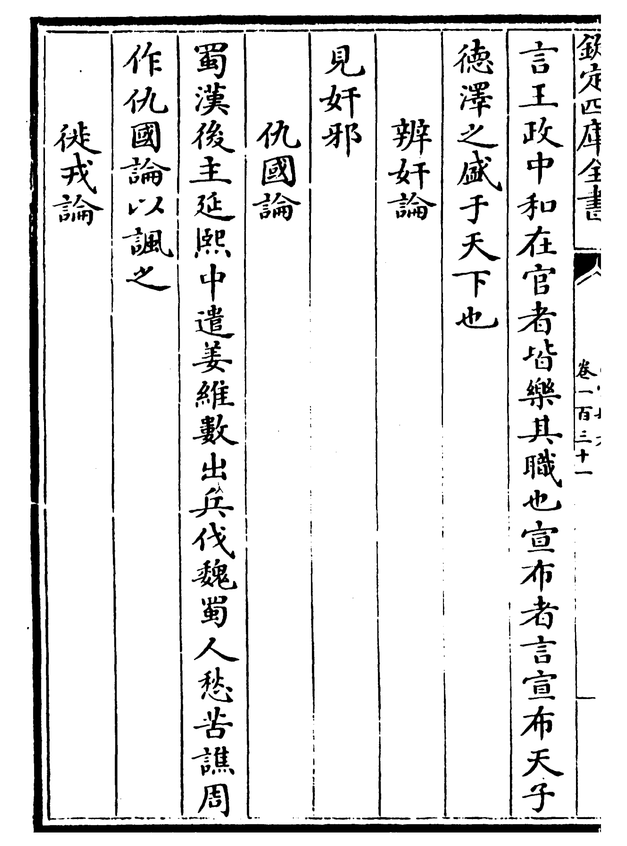
逸民傳論

蔚宗作畧云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而終全孤竹之潔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

疵物以澂其清

講德論

漢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詩三篇又爲作傳名曰四子講德論以明其意焉大畧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相待而成不可有君而無臣也論中有文學及虚儀先生浮丘先生陳丘子四人答問之語故曰四子講德論曰中和樂職者



言王政中和在官者皆樂其職也宣布者言宣布天子德澤之盛于天下也

辨奸論

見奸邪

仇國論

蜀漢後主延熙中遣姜維數出兵伐魏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徙戎論

晉惠帝元康中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政論

東漢桓帝元嘉中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畧云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将拑

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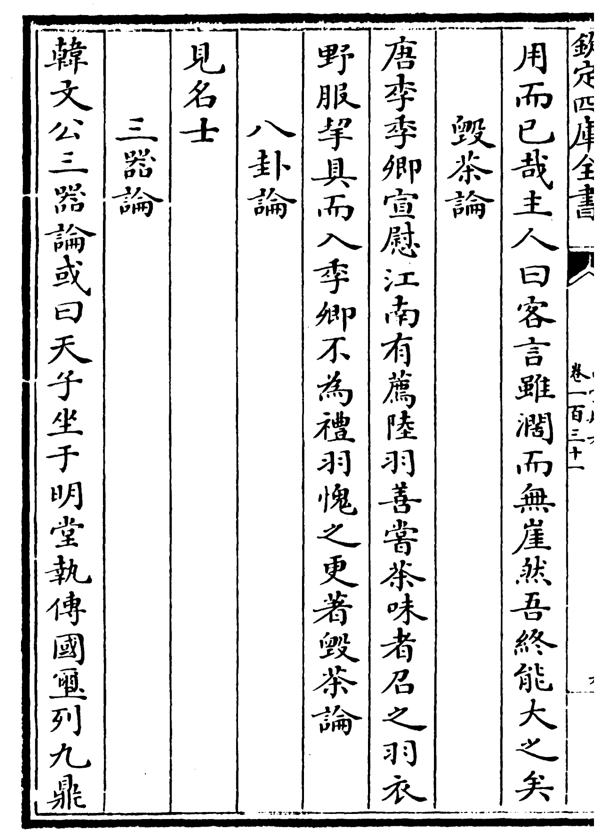
典論

魏文帝作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

植松論

符載論曰楚國主人有植美松于庭者培沃土灌甘澤

根柢深固柯葉暢達高姿傑然若淩重霄主人方凝睇結意曰是可采之矣將行斧馬客有過之者曰是木有夏雲之姿有構廈之材繩墨太速恐夭其理令植于庭除之間充耳目之翫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徙于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于內日月之光溥于外祥鸞嗷嗷戲其上流泉湯湯鳴其下巖岫重複漠漠清淨靈風四起聲掩竽籟是時也當境勝神王拔地千丈根實黄泉枝摩青天則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也豈止榱桷楶櫖之



用而已哉主人曰客言雖濶而無崖然吾終能大之矣

毁茶論

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陸羽善嘗茶味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毁茶論

八卦論

見名士

三器論

韓文公三器論或曰天子坐于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

使萬方之來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矣後王者或闕何如對曰興乎吾所聞歸天人之心興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所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耶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諸侯美矣幽厲居之何如哉子不謂傳國之璽帝王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得之而以為寶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謂九鼎帝王所謂神器耶夏禹鑄之周文遷之而為寶美矣桀癸紂辛有之何如哉若然歸天人之心興太平之

陼決非三器之所能繫也

養生論

晉嵇康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僊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勞生論

後周盧思退宦途淹滯作勞生論

革命論

晉于寶字令升著晉武帝革命論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内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髙光争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之時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令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辨命論

魏劉峻字孝標負才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遨巡十

稔而榮魋一命因著此論蓋自喻云畧曰放勛之世浩浩襄襄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夔其尾宣尼絕其糧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莒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閭浮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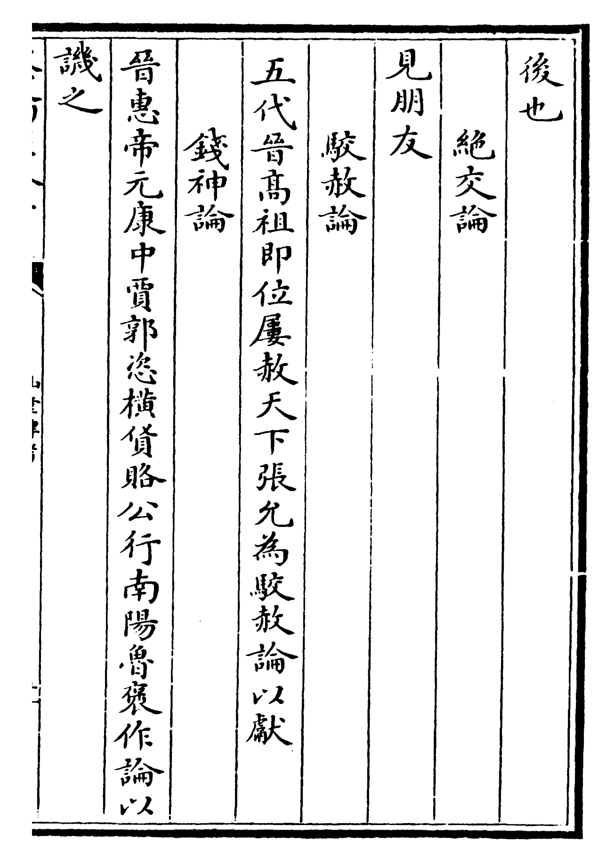
恩倖論

沈文休作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搆于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牖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盖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按約此論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云

運命論

魏李康字蕭遠作運命論凡浮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俯仰尊卑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

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馬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于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于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于前而不知石顯之絞縊于


後也

絶交論

見朋友

駁赦論

五代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為駁赦論以獻

錢神論

晉惠帝元康中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論以譏之

錢愚論

梁武帝弟蕭宏每錢百萬為一聚以黄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挂一紫標如此者共三十餘間計錢三億餘萬帝少子綏作錢愚論以譏之

崇有論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王衍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崇讓論

晉武帝時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欲令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推于勝己而賢智顯出按通進也謝謂謝除官之表章也

辨亡論

晉陸士衡著辨亡論上下二首言吳之所以亡也

篤終論

皇甫謐作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漢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

五福論

蘇東坡既醉備五福論大雅既醉章武王之詩也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備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

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髙明有融攸好徳也髙朗令終考終命也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陸士衡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博奕論

吴韋曜字宏嗣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宫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云今世之人多不務

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賔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音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負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于戰陣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以劫殺為名則非忠信之事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時

終無補葢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按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刑法論

宋楊廷秀作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巳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葢巳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其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古法之所以無弊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故

也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而刑者數然則刑至于數者不生于刑之數而生于仁之窮民至于怨者不生于怨其刑而生于狎其法

張湯有後論

宋胡明仲作世疑張湯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

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德遽以責報于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于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脩而已矣不必為

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

蕭何求繼論

程晏作蕭何求繼論畧云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與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救救其君

于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于酒幸免義和之誅耳孰云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惡圓論

唐元結字次山作惡圓論元子家有乳母為員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員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員為卿寧

方為汚辱不員為顯榮次山柰何任造員轉之器悉令悦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員且陷不義躬自戲員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員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員吾安知異日不言員行員動員静員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李川曰吾自嬰兒戲員公植尚辱我言絶我乎吾與汝員以應物員以趨時非員不預非員不為公植其操戈戟刑我乎

惡曲論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茍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茍全一歡于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惡曰吾聞元次山則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平生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囬目猶患不及古人今次山茍曲顔貌强全一歡以為不失其直愚哉

若能苟曲于鄉里强全一歡豈不能苟曲于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于鄉縣豈不能苟曲于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于邦國豈不能苟曲于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顔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于此者何以自免

陰德論

唐李德裕作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

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
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
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
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昔晉荀息以忠
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
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于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
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于閒燥給以私財
介然拒天子之使因以全四海之命又奏記霍光決定

大衆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
夏侯勝以為隂徳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
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豈真傳爵位而
已哉若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或能去天下之惡除
生人之害所以然歟

喜徵論

李徳裕云陸賈稱蟢子垂而百事吉不徵其故何也凡
人将有喜兆蟢子必垂于冠冕余甞思之盖人肖圓方

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歘然感氣發於元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絪縕涵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沈瘁雖不能目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發景必有蟢子垂于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脂必垂于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于衣冠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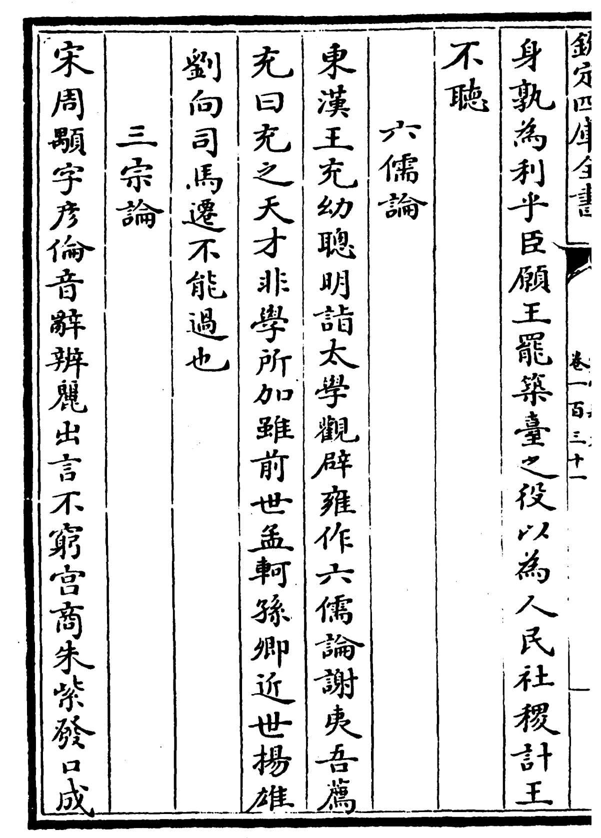
阮瞻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辯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乃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黃憲好僊論

東漢黃憲字叔度作僊論云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見曰不可夫僊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癯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躬窮莫

甚焉黄綺所謂爵禄不及而竊呼吸之術以自榮者雖卧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絶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為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黄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淪于神仙哉今賢王捐千乘之樂而為此一遊以自悴其



身孰為利乎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

六儒論

東漢王充幼聰明詣太學觀辟雍作六儒論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三宗論

宋周顒字彦倫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宫商朱紫發口成

句汎涉百家長于佛理著三宗論按釋智林初出家為亮公弟子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顒因作三宗論

丐論

唐元結丐論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柏為友座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于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諭求罷

丐丐者相諭曰予羞吾丐耶世有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罌荷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于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正君子之道吾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具罌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庶幾時世始能相容

吾子無驕然取不容也

諫論

蘇老泉曰遊說之術可以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穆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

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户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儒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睢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激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怒而激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矰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四本論

世說鍾會字士季作四本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三名論

顧歡字景怡論四本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于是著三名論以正之

頌

文心曰帝嚳時黑咸為頌以歌九招此頌之所由始

毛詩有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

伯夷頌

唐韓愈作士之特立獨行適于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當殷之亡微子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而未嘗有非之者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恥食其粟餓死不顧夫豈有所求而為之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充國頌

漢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師之臣追美趙充國乃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

鄭子產不毁鄉校頌

唐韓愈作頌曰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鄉校不毁鄭國以理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吕南公作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獨超於衆謬行不拘

于時流孰巫祝之足固而禧祥之苟求蓋清修之不愧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錢之不燃而名位之僾僾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得賢臣頌

漢王褒字子淵蜀人刺史王襄奏其有俊才詔為聖主得賢臣頌畧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竢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嘘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得皇孫頌

庚抱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抱于坐中獻頌太子嗟賞

椒花頌

見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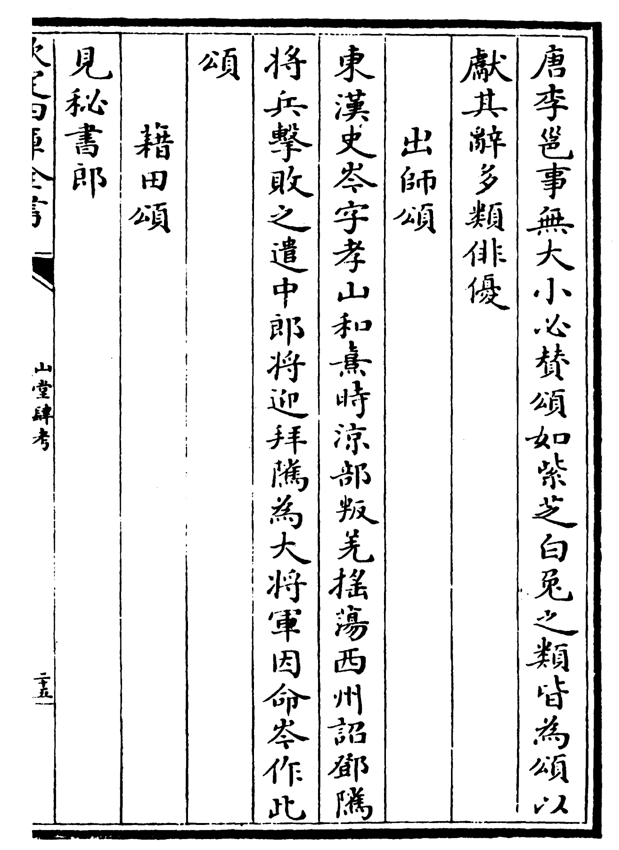
芝草頌

陳後主詔袁朗為芝草嘉蓮二頌上嘆賞之朗樞子也樞在陳宣帝朝為右僕射宋乾道中為史院編修亦有姓袁名樞者

碧雞頌

東漢西南夷傳王褒祭金馬碧雞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精為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比唐虞澤配三皇

白兔頌



唐李邕事無大小必賛頌如紫芝白兎之類皆為頌以獻其辭多類俳優

出師頌

東漢史岑字孝山和熹時涼部叛羌揺蕩西州詔鄧騭將兵擊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因命岑作此頌

藉田頌

見秘書郎

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上言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耳詔許停之

中興頌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頌可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按漢有兩史岑此史岑乃王莽末字子孝之史岑也又唐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𤣥宗幸蜀肅宗即位于靈武元

結作大唐中興頌

瑞石頌

見秘書省

練塘頌

潤州丹陽縣有練湖一名練塘周迴一百二十里唐永泰中刺史韋損復修以溉田李華作復練塘頌按此塘納長山諸水凡七十一流

故宮頌

梁沈約齊丹徒故宮頌聖祖神傑堯縱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既升霸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劒闗憑深桂嶺爂章委闕禮樂沈河拯壓傾構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拙軒頌

黄魯直頌覔巧了不可得拙從何來打破砂盆一問枉子從此眼開弄巧成拙為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禪壇頌

唐主東封還詔張説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誇成功

朝覲壇頌

唐蘇頲字廷碩從上封泰山詔頲頌朝覲壇

伯倫酒德頌

晉劉伶字伯倫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

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元之酒德頌

宋王禹偁字元之作續酒德論詩有六義頌居其一所以游揚德業褒賛成功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者也觀乎伯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先生大人放蕩為辭似不知酒德之故乃賡而頌之

翠微宮獻頌

唐貞觀中翠微宮成張昌齡獻頌闕下

金鑾殿奏頌

唐玄宗召見李白于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

太清宮頌

宋李獻臣年十二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八紘之句帝嘉嘆令赴秘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會聖宮頌

宋仁宗時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乃太祖太宗

真宗陵寢之所在也宮成數年未見臨享歐陽修時為西京留守欲上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髙年亦堯舜之事也故作此頌以獻闕下

髙邁燈頌

頌曰見外燈長明見内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于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于大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

頌允執厥中

成大炭頌

宋范成大云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燔木不灰化爲精堅是鍾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虚氷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斡流化甄尺壁寸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安與之窮年

清河頌

宋鮑昭字明遠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作清河頌

瑞雨頌

南北朝虞寄餘姚人茘弟也少聰敏及長志于棲遁嘗作瑞雨頌武帝見之謂茘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

甘露頌

梁芳林園甘露頌福以德彰慶沿業皎矧玆嘉露因祥

特表翽潤星夕流甘月曉奇越彫氛珍逾素烏至道伊
融大化期肇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張鏻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文學

箴

箴誡也文心雕龍軒轅輿几以弼不逮即為箴矣

大禹聽箴

唐李密書大禹垂鞀時聽箴規之美白帖夏后氏命百官箴王闕故有虞人之箴詳見左襄四年又唐穆宗好

毆遊白居易獻虞人箴

高宗求箴

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智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按未乂謂未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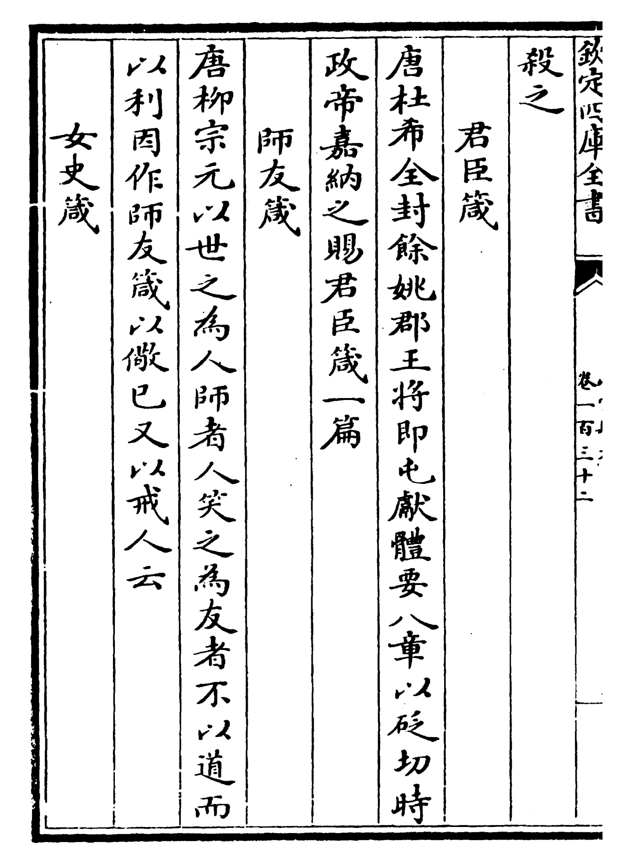
晳御箴

楚語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以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

外戚箴

東漢桓帝時崔琦作外戚箴以諷梁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德使鹿馬易形乎其



殺之

君臣箴

唐杜希全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以砭切時政帝嘉納之賜君臣箴一篇

師友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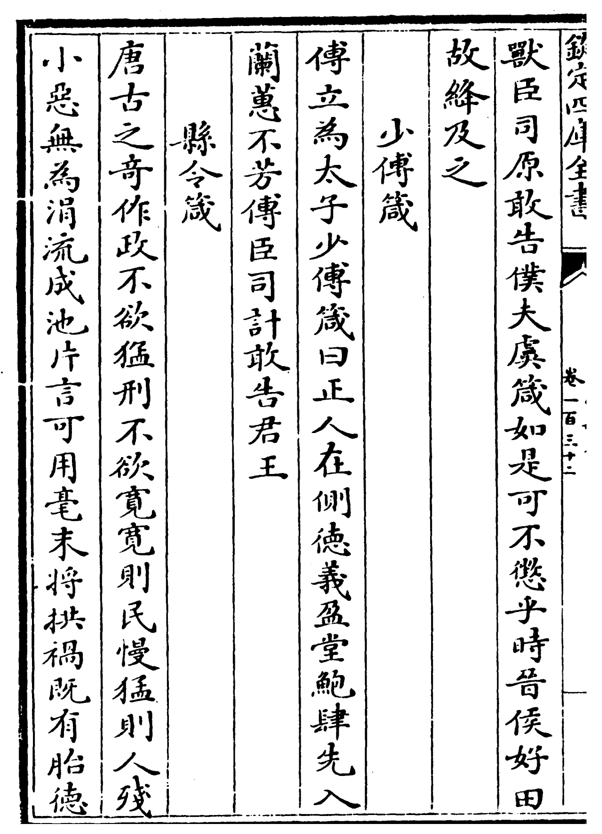
唐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已又以戒人云

女史箴

晉張華字茂先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虞人箴

左襄四年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于是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時晉侯好田故絳及之

少傅箴

傅立為太子少傅箴曰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計敢告君王

縣令箴

唐古之奇作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人殘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

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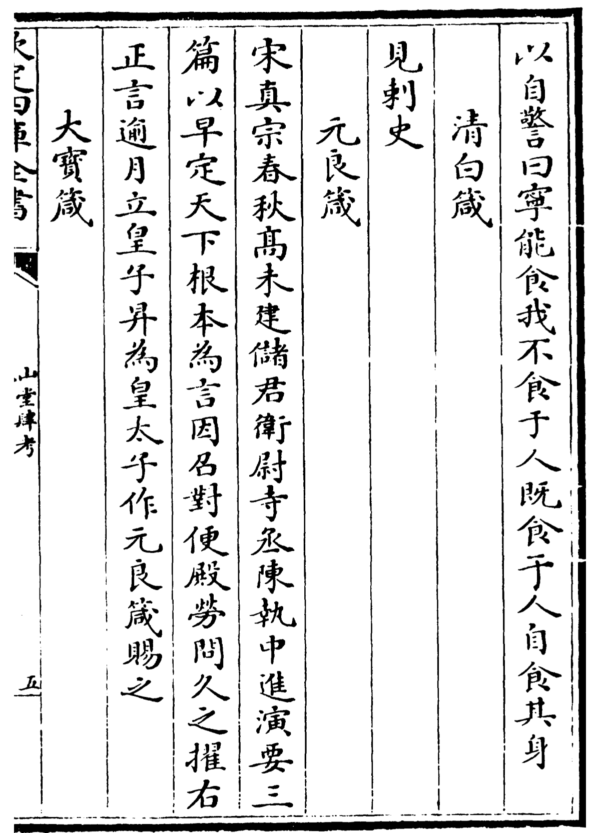
揚雄酒箴

揚雄作酒箴諷諫成帝曰酒客難法度之士譬之于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徽一旦為甕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

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按纆徽井索也鴟夷韋囊盛酒之器滑稽圓轉不窮之狀天子屬車嘗載酒食

日休酒箴

唐皮日休自戲曰酒士自詣曰酒民葢中性不能以自節因箴以自警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于人又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夫酒之性也復箴



以自警曰寧能食我不食于人既食于人自食其身

清白箴

見剌史

元良箴

宋真宗春秋髙未建儲君衛尉寺丞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言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立皇子昇為皇太子作元良箴賜之

大寶箴

唐張蘊古作箴畧云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

皇極箴

宋治平元年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奬之

賛道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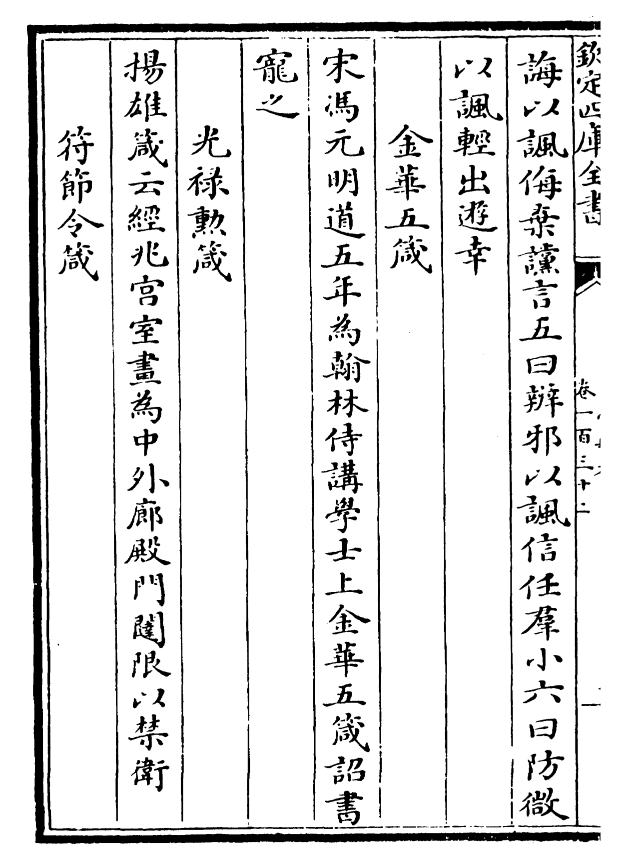
唐李百藥作贊道箴以諷太子嬉遊

承華箴

唐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曰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折其害必彰

丹扆六箴

唐穆宗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



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金華五箴

宋馮元明道五年爲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光禄勲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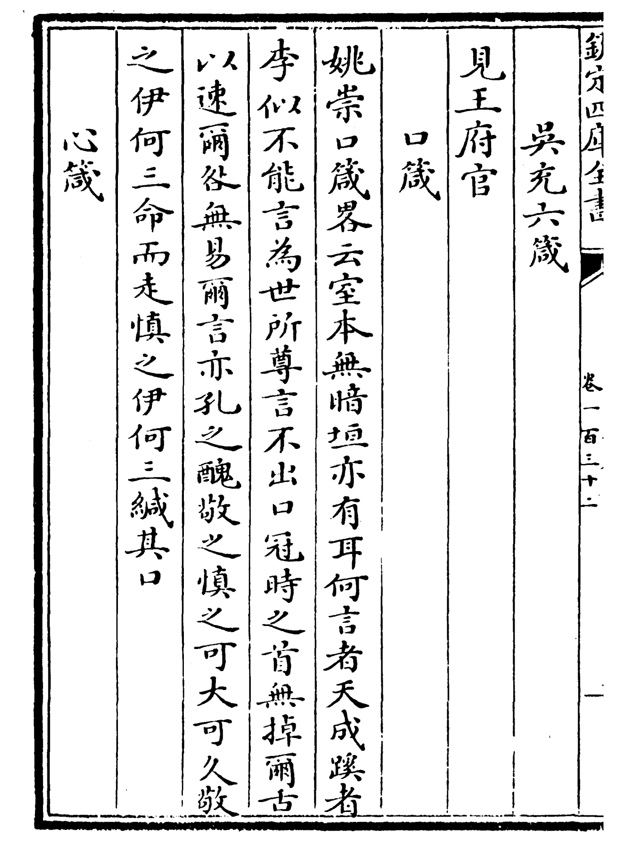
揚雄箴云經兆宫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衛

符節令箴

東漢崔瑗作箴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孫枎五箴

宋孫枎眉山人字夢得嘗云吾年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曰益白齒之搖者曰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曰負其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遊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吳充六箴

見王府官

口箴

姚崇口箴畧云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

心箴

范浚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于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古往今來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静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呂祖謙官箴

呂祖謙字伯恭學者稱為東萊先生東萊五世孫嘗考定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及文鑑行于世

司馬光我箴

誠實以啟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鄙我勵操以去人之汚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

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勿始于我凡
事毋俾有私于我聖人每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其
在我

書問

事理發揮通諸人之嚧嚧者莫如言傳千里之忞忞
者莫如書蓋言不能以對面而後託書以傳焉此書
問之所以不容無也

伊尹作書

商書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周公藏書

史記蒙恬傳成王有病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寓書子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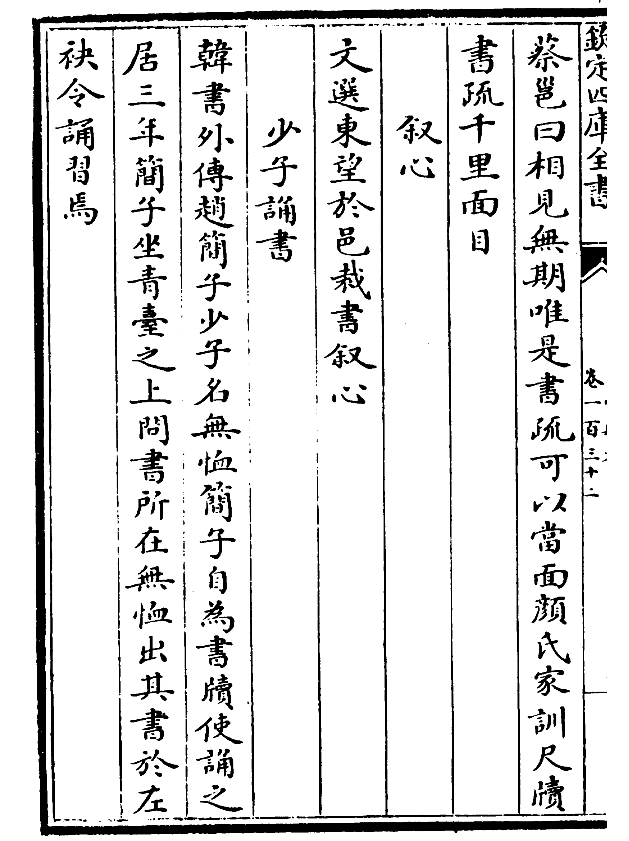
左襄二十四年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

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詒書子産

左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當面



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顏氏家訓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叙心

文選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少子誦書

韓書外傳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

中涓受書

漢萬石君初為中涓受書謁

鴈足繫書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恵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恵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遣還

鴿足繫書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目為飛奴

陳遵口占

漢陳遵為河南太守嘗遣從史西召善書吏于前治私書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又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懐之

陶侃手答

晉陶侃爲荆州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通書陳湯

漢陳咸滯于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且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子公湯字

與書伯符

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曰如是之作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

乎

輕重得體

禰衡嘗為江夏太守黄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所作皆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也故文心雕龍曰陳遵占詞旨意各具禰衡代書親疎得宜

報答合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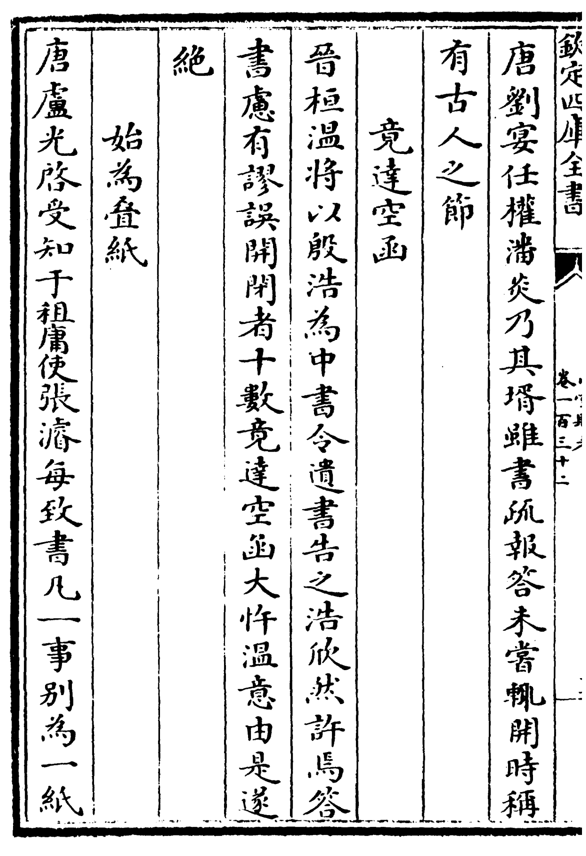
後周中書監虞条太祖引為行臺郎對掌機密時汝頼

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來日餘百牒条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妻不寄書

東漢王良東海人為司空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來受書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而去

𢭏不開書



唐劉宴任權潘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竟達空函

晉桓温將以殷浩為中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絶

始為疊紙

唐盧光啓受知于祖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

朝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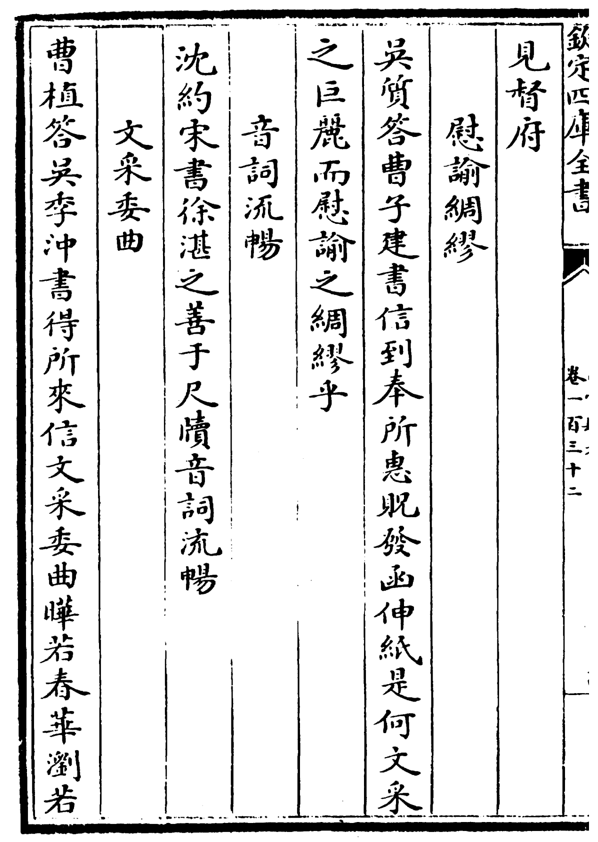
拜讀父書

見子

善效人書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善效人書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丁寧欵窓



見督府

慰諭綢繆

吳質答曹子建書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諭之綢繆乎

音詞流暢

沈約宋書徐湛之善于尺牘音詞流暢

文采委曲

曹植答吳季沖書得所來信文采委曲曄若春華瀏若

清風

辭義高遠

韓退之答山人書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簡之辭義高遠足下于故舊之道得矣

精爽飛越

劉越石書豕閗震惶精爽飛越

家書抵萬金

唐王筠久在沙塲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杜詩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良訊代兼金

陸機詩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奉書咫尺

史記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師古注云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

任書浮沈

見江投書

授書嫌少

東漢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書于嚴光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乎求益乎

求書先容

摭言唐大順中顧雲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

有清名昭業求高逢休諫議書為先容謁之雲潛啟書閲之凡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龍尾道並無一語及雲雲嘆息而已

納鞾

唐王鍔節度淮南嘗得無名書納鞾中俄取他書焚之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衆以為神明

投箱

摭言唐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書有可嗤者即投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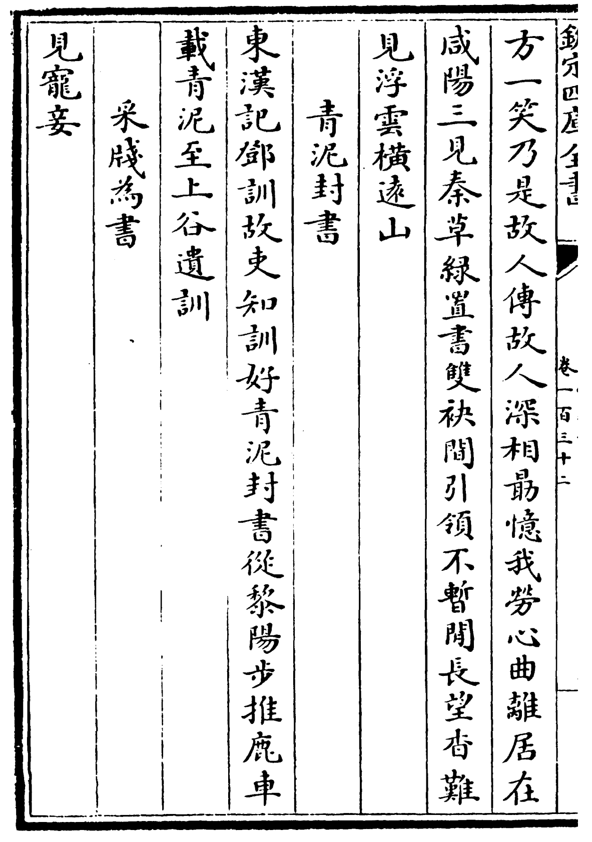
中號曰苦海

以文求序

杜牧之作李賀序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院沈公書一道曰吾亡友李賀且死以其文求序

以詩代書

李白以詩代書答元丹丘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窻前開緘



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閒長望杳難見浮雲横遠山

青泥封書

東漢記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采牋爲書

見寵妾

喜見手迹

東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甚歡喜

皆如面譚

唐高祖曰房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譚

勿報小紙書

晉何曾性奢侈人以小紙為書勅記室勿報

每用小却字

晉人帖中往往用小却字其意猶言少退也南史宋武帝紀帝疾召太子誡之曰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少却可以會稽汀州處之

答書百函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于齊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

枉書一束

杜工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久客多枉友朋

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

書有意理

蜀王平為鎮北大将軍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書多情昵

唐段成式與温庭筠等唱和往來書目為漢上題衿大抵多是閨閫中情昵事

不數附書

唐李翺答獨孤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因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

不即答書

容齋隨筆士大夫得交朋書間有懶傲不肯即答者嘗記白樂天老慵一絶句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

閑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絶愷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

山濤絶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樂

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于答書其來久矣

不奏屬書

見試文

悉焚請書

厚德録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被貶遣謹言籍

其家得士大夫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不展家書

宋侍講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喫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遂出私書

王荆公薦吕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

出荆公平日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謂馮京葢荆公與京皆辛酉生也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

書無日月

宋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日月便擲于地更不復觀

書避名諱

宋滎陽吕公希哲嘗言凡與交遊書聞其祖父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于几然後作

書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無書得薦

司馬公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閑足下問訊不絕及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通書得移

談圃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時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貸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欲見使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

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于是日到

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

俱不敢發欲匿之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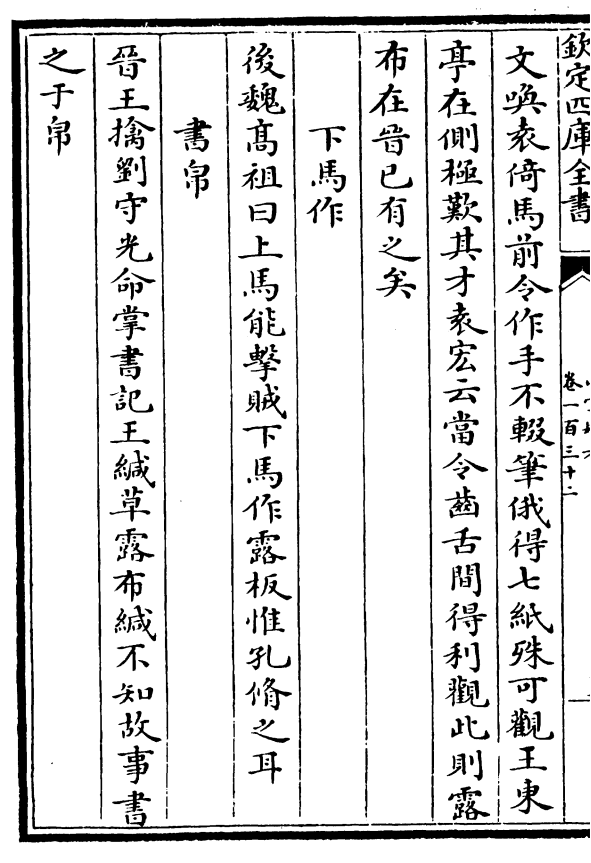
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王之功多

露布

文心雕龍露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倚馬作

世說桓宣武北征鮮卑袁宏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



文奐衣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宏云當令齒舌間得利觀此則露布在晉已有之矣

下馬作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孔脩之耳

書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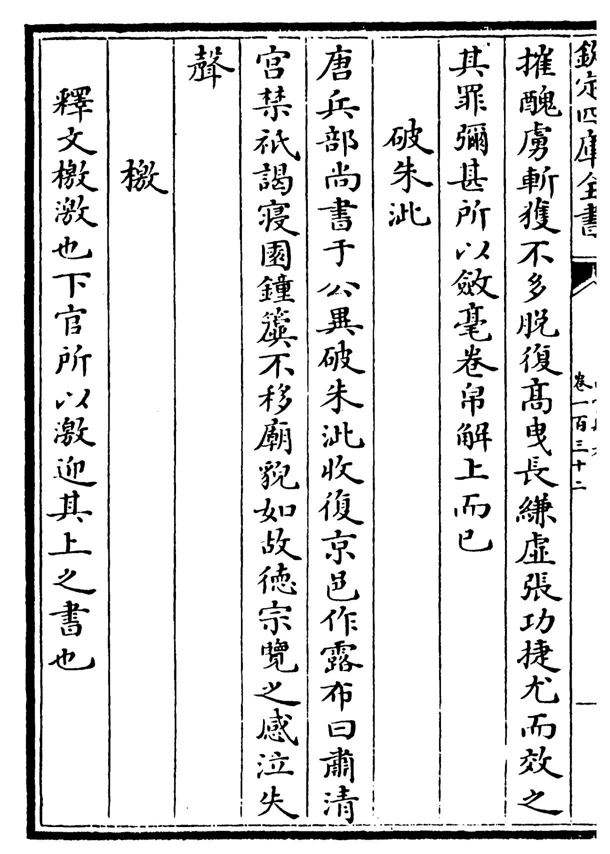
晉王擒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于帛

標竿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出帛于漆竿之上名曰露布

破蕭鸞

魏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對曰臣頃聞王肅獲二三疋驢馬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



摧醜虜斬獲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

破朱泚

唐兵部尚書于公異破朱泚收復京邑作露布曰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檄

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為檄責狄

周末時穆公令祭公謀父為咸令之辭以責狄人此為檄之始戰國時稱為檄

為檄告楚

見報讎

為檄諭蜀

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千餘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令

司馬相如作檄責唐蒙因諭巴蜀百姓以發卒之事非

上本意

為檄移梁

東魏高澄命軍司馬杜弼作檄移梁朝曰彼梁主者用

捨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懐妄敦

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静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

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

府藏之虚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令實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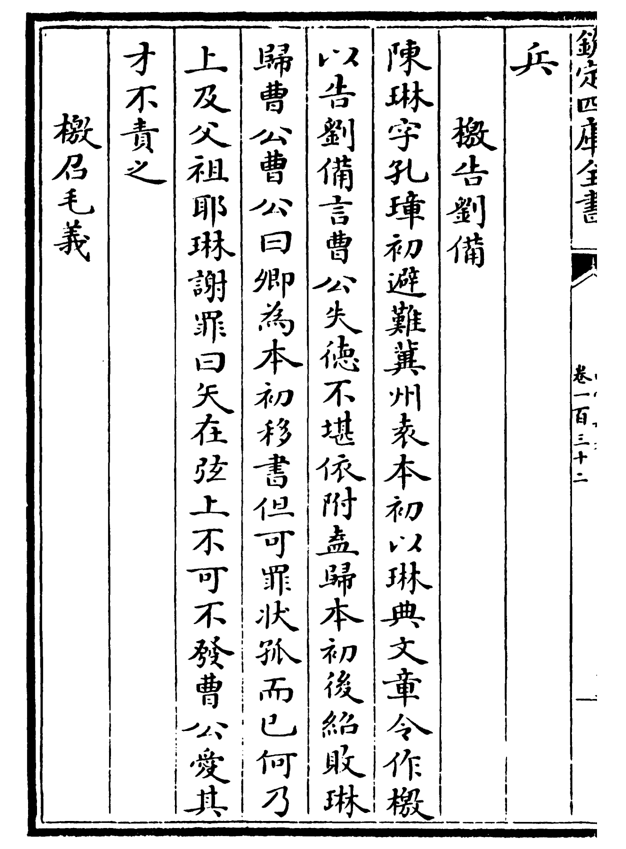
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㢸言

作檄平蠻

唐李夷簡徙帥劒南嶲州刺史王顆積奸賊致蠻叛去夷簡逐顆作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傳檄釋難

東漢韓馥見民情皆歸袁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嘗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討賊喬瑁乃詐為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之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



兵

檄告劉備

陳琳字孔璋初避難冀州袁本初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盍歸本初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召毛義

見縣尹

馳檄發兵

朱泚亂崔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十以待命德宗嘉之

草檄罵國

祖君彥負才嘗鬱鬱思亂及為李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後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答曰跖客可使刺由按君彥嘗在密幕下移檄州縣列隋煬帝十罪

天下遂震動故曰為賊罵國

檄讓高麗

唐李勣使元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萬頃乃譏其不知守鴨緑江之險莫支離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由是唐兵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于嶺外

檄斥武后

駱賓王初為徐敬業府屬為檄傳示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才如此

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

薛收口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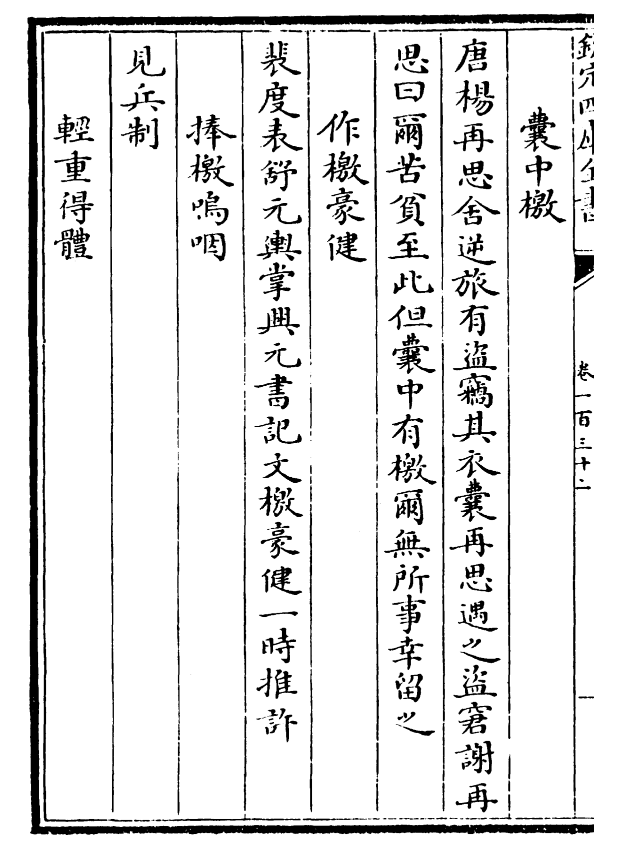
薛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口占辭若素構初不竄定

玄齡立辦

房玄齡為秦王世民記室出入十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辦文約理贍初無草藁

楯上檄

北史頼川荀濟曰大丈夫楯鼻上磨墨作檄文



囊中檄

唐楊再思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爾苦貧至此但囊中有檄爾無所事幸留之

作檄豪健

裴度表舒元輿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捧檄嗚咽

見兵制

輕重得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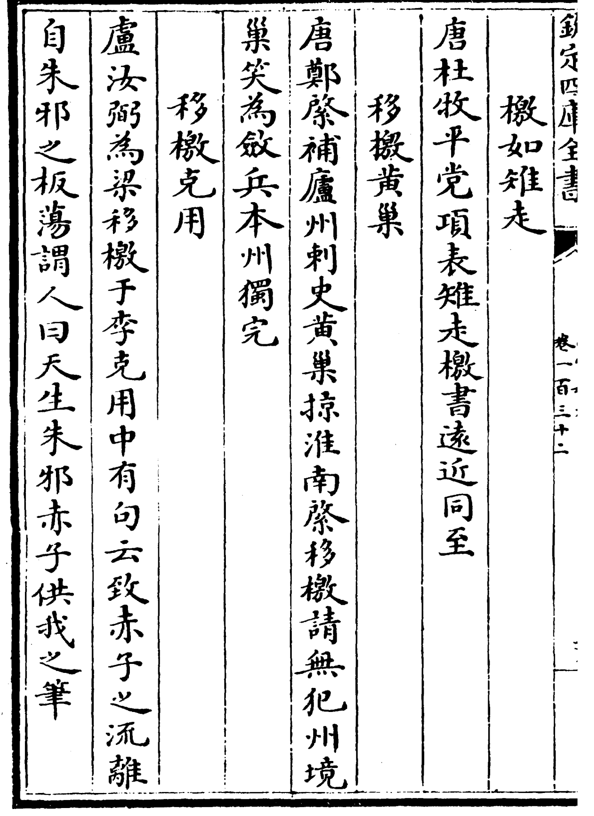
東漢禰衡為黃祖作書檄輕重踈密各得體

遠近咸聳

唐鄭畋與涇源程宗楚鄜延李孝恭等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劒門四方謂王室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黃巢大懼不敢西向

檄如狼毒

唐王弘義再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自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檄如雉走

唐杜牧平党項表雉走檄書遠近同至

移檄黄巢

唐鄭畋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畋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本州獨完

移檄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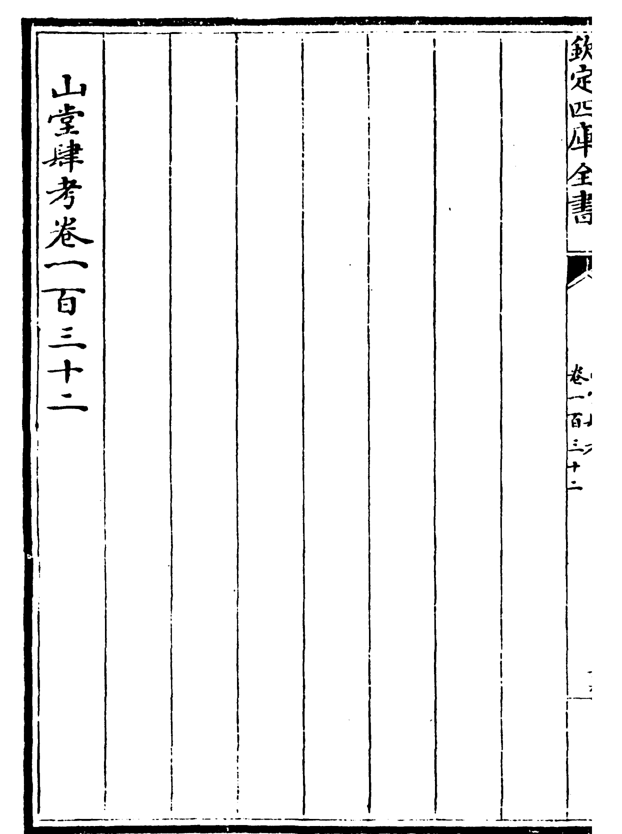
盧汝弼為梁移檄于李克用中有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板蕩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

檄如飄風

李白送安西幕府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檄如流星

李白古風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二